

彩色插图版

Dollyanna

波利安娜全集

波利安娜长大了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 / 著 和静 许晓骏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Pollyanna Grows Up

波利安娜全集

波利安娜长大了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 / 著 和静 许晓骏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利安娜长大了 / (美) 波特著 ; 和静等译.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2

(波利安娜全集)

ISBN 978-7-5402-3436-2

I. ①波… II. ①波… ②和…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0071号

波利安娜全集 波利安娜长大了

[美] 埃莉诺·霍奇曼·波特/著 和静 许晓骏/译

责任编辑: 师建华 王琴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 6524043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3436-2

定 价: 58.00元(全两册)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digital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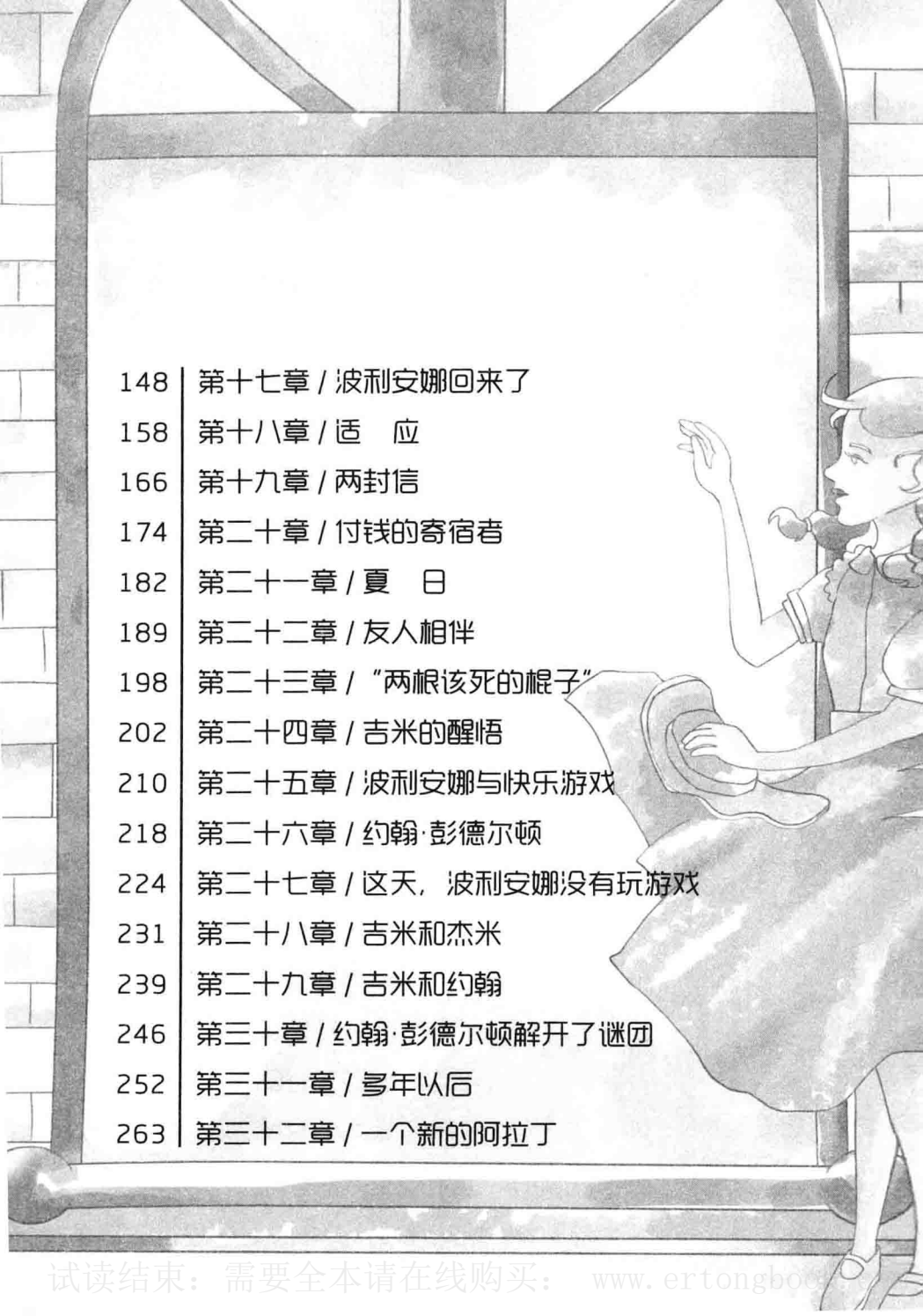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 | |
|-----|-------------------|
| 001 | 第一章 / 德拉说出心里话 |
| 010 | 第二章 / 几位老朋友 |
| 023 | 第三章 / 一剂波利安娜 |
| 033 | 第四章 / 卡鲁夫人与快乐游戏 |
| 041 | 第五章 / 波利安娜去散步 |
| 057 | 第六章 / 杰里来帮忙 |
| 066 | 第七章 / 一个新朋友 |
| 074 | 第八章 / 杰 米 |
| 084 | 第九章 / 精心计划 |
| 091 | 第十章 / 墨菲小巷 |
| 101 | 第十一章 / 卡鲁夫人吃了一惊 |
| 109 | 第十二章 / 柜台后面 |
| 117 | 第十三章 / 一次等待与一场胜利 |
| 128 | 第十四章 / 吉米嫉妒了 |
| 134 | 第十五章 / 波利姨妈的警觉 |
| 139 | 第十六章 / 波利安娜什么时候回来 |

- 
- 148 | 第十七章 / 波利安娜回来了
- 158 | 第十八章 / 适 应
- 166 | 第十九章 / 两封信
- 174 | 第二十章 / 付钱的寄宿者
- 182 | 第二十一章 / 夏 日
- 189 | 第二十二章 / 友人相伴
- 198 | 第二十三章 / “两根该死的棍子”
- 202 | 第二十四章 / 吉米的醒悟
- 210 | 第二十五章 / 波利安娜与快乐游戏
- 218 | 第二十六章 / 约翰·彭德尔顿
- 224 | 第二十七章 / 这天，波利安娜没有玩游戏
- 231 | 第二十八章 / 吉米和杰米
- 239 | 第二十九章 / 吉米和约翰
- 246 | 第三十章 / 约翰·彭德尔顿解开了谜团
- 252 | 第三十一章 / 多年以后
- 263 | 第三十二章 / 一个新的阿拉丁

第一章 / 德拉说出心里话

德拉·韦瑟比来到了她住在联邦大街的姐姐家。她踉踉跄跄地爬上了那高大的台阶，有力地按下了门铃。从她装饰有羽翼的帽子顶端，一直到穿着平跟鞋的足尖，德拉浑身都散发着健康与能量，一看就是个能干而果断的姑娘。就连她与开门的女仆说话的声音，都愉快而充满生机：“早上好，玛丽。我姐姐在吗？”

“嗯——在的，小姐，卡鲁夫人在里面，”她犹豫了一下，“不过——她说了，谁都不见。”

“是吗？那么，我可不是‘谁’，”韦瑟比小姐笑着说，“所以她会见我的。别担心——出事了找我。”女仆眼里流露出些许恐惧，仍想反对。德拉冲她点了点头：“她人呢？在她房间里吗？”

“是——是的，小姐，但——她，她说过——”但是，此时德拉已经走上那宽敞的台阶了。于是，女仆回头绝望地瞥了一眼，便转头走开了。

在楼上的走廊里，德拉·韦瑟比毫不犹豫地走向一扇半开着的门，上前敲了敲。





“哎，玛丽！”一个似乎在说“哎呀，又怎么了”的声音答道。“我不是——噢！德拉！”那声音突然间变得充满爱意和惊讶，“亲爱的妹妹，你从哪来的？”

“哈，我来了。”那位年轻的姑娘轻快地笑着，走到了房间中央，“我和另外两个护士在海滩度过了整个周日，回疗养院的路上路过这里。就是说，我来是来了，但不会呆太久。我过来是为了——这个。”她说完后，给了卡鲁夫人一个衷心的吻。

卡鲁夫人皱了皱眉，冷淡地往后退了几步。她脸上刚有的一丝欢乐和生机又消失了，只剩下沮丧和焦躁，这些情绪在她家里是再常见不过了。

“哦，当然！我该知道的，”她说道，“你从来不会留下——留在这里。”

“这里！”德拉开心地笑了，举起了双手。突然，她的语气和动作一变，用一双严肃而温柔的眼睛看着她的姐姐。“鲁思，亲爱的，我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住在这房子里，你是知道的。”她温和地说。

卡鲁夫人生气地动了动。

“我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含糊其辞地说。

德拉摇了摇头。

“不，你知道的，亲爱的。你知道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的一切：阴沉忧郁，漫无目的，挥之不去的悲伤和痛苦。”

“可我本来就是悲伤和痛苦的。”

“你不该这样。”

“为什么？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办？”

德拉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鲁思，听着，”她质问道，“你才三十三岁。你身体健康——或者说，如果你好好对待自己的话，你会很健康的——你有大把的时间，更有花不完的钱。换了任何人都会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你应该找点事情做，而不是坐在这坟墓一样的房子里，吩咐你的仆人说你谁都不见。”

“可我的确谁都不想见。”

“那也要逼着自己见。”

卡鲁夫人疲倦地叹了口气，把头转了过去。

“哦，德拉，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和你不一样。我——忘不掉。”

妹妹的脸上迅速闪过一丝悲伤。

“我想，你说的是杰米吧？我并没有忘记，亲爱的。我当然也忘不掉。但要找到他，悲伤可帮不上忙。”

“八年过去了，我难道没试过去找他？除悲伤以外其他的法子我都用了。”卡鲁夫人突然愤怒地说道，声音有些哽咽。

“你当然找过，亲爱的。”妹妹很快安慰道，“但我们应该继续找下去，我们一起，但你这副样子，一点用也没有。”

“但我不想干——任何事。”鲁思·卡鲁阴郁地低声说。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妹妹坐在那里，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姐姐。

“鲁思，”她终于开了口，带着一丝恼怒，“原谅我，但——难道你打算永远这样下去吗？我承认，你失去了丈夫，但你们只做了一年夫妻，而且你丈夫比你大那么多，当时你几乎还是个孩子，那短短的一年现在看来不过像一场梦罢了。你不该就此让自己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不，哦，不。”卡鲁夫人仍然阴郁地低声说。





“你准备一辈子都这样过吗？”

“嗯，当然，除非能找到杰米的话——”

“是，是，我知道。但是，鲁思，亲爱的，难道这世上除了杰米，就没别的什么——能让你开心些吗？”

“我似乎想不到。”卡鲁夫人冷漠地叹了口气。

“鲁思！”她妹妹突然叫道，一下子愤怒起来，但突然她又笑了，“哦，鲁思，鲁思，我要给你开一剂波利安娜，你现在最需要这个了！”

卡鲁夫人直了直身体。

“好吧，我不知道这个波利安娜是什么东西，但不管是什么，我不需要。”她尖刻地反驳道，这回轮到她生气了，“记住了，这可不是你心爱的疗养院，我也不是你的病人，别给我开什么药，更别对我指手画脚。”

德拉的眼神在跳舞，但她的嘴唇仍然没有笑出来。

“波利安娜不是一种药，亲爱的。”她故作庄重地说道，“——尽管我听到过有人叫她灵丹妙药。波利安娜是个小女孩。”

“是个孩子？哦，对啊，我怎么会知道呢？”卡鲁夫人反驳道，仍然愤愤不平，“你那里不是有‘颠茄碱’嘛，再多个‘波利安娜’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何况，你总是推荐我吃各种药，而且你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剂’——一剂通常指的就是某种药。”

“其实，波利安娜的确是种药——算是吧。”德拉笑道，“总之，疗养院的医生都说她比所有的药都要管用。鲁思，她是个小女孩，十二三岁，去年在疗养院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冬天也几乎是在那度过的。我只和她相处了一两个月，因为我到那之后她很快就离开了。但那已经足以让我为她着迷。而且，直到

现在整个疗养院都仍然在讨论波利安娜，还在玩她的游戏。”

“游戏？”

“是的，”德拉点点头，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她的‘快乐游戏’。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识这个游戏的情景。在她的治疗方案中有一项会令病人特别不舒服，甚至可以说很疼。这项治疗每周二早上进行，我到那之后，很快便轮到我来给她治疗。我很担心，因为我以前也给别的孩子做过，所以我知道会发生什么：焦躁不安，痛得流泪，甚至更糟。但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笑着对我打了招呼，说很高兴见到我；并且，信不信由你，在整个过程中，她甚至没有发出一声抱怨，虽然我知道自己在给她造成多大的痛苦。

“我想我一定是说了什么，显露了我的惊讶，因为她认真地解释道：‘哦，是的，我以前也会感到疼，也会害怕，但后来我突然想到，这不就像南希的洗衣日一样吗，周二可以成为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整个礼拜我都不用经历这种治疗了。’”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卡鲁夫人皱了皱眉，对此不能理解，“但是，我没看出这算什么**游戏**。”

“我也没看出来，别着急。后来她对我说，她是个西部穷牧师的孩子，妈妈去世了，是在妇女捐助会的帮助下和传教士的大木桶中长大的。当时她还小，想要个布娃娃，信心满满的她以为布娃娃会在下一个木桶里等着她，但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副小拐杖。

“当然，那孩子哭了，也就是在那时，她的爸爸教给了她这个游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去寻找能让自己快乐的理由。他告诉她，她可以现在就开始玩，为自己不需要用到这副拐杖而





高兴，游戏便开始了。波利安娜说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她一直玩到现在。她还说，快乐越是难找，游戏就越有趣，有些时候快乐的的确确太难找了。”

“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卡鲁夫人低声说道，还是没能完全理解。

“的确如此——真希望你能看看这个游戏给疗养院带来了怎样的效果，”德拉点点头，“埃姆斯医生告诉我，他听说波利安娜用同样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她家乡那个小镇。他和奇尔顿医生很熟，奇尔顿正是波利安娜的姨夫。顺便提一句，两年前，也可能更久以前，波利安娜的爸爸去世了，这孩子被送去了东部，和她姨妈住在一起。十月的时候，她被一辆车撞伤，医生说，她永远也无法走路了。第二年四月，奇尔顿医生把她送来了疗养院，她一直在那呆到今年三月——差不多一年了。到她回家时，已经几乎痊愈了。你真该亲眼见见那孩子！只有一件事让她的快乐没能达到百分之百：那就是她没法自己走路回去。我只记得，全镇的人都拉着横幅欢迎她，甚至还有乐队演奏。

“但是，波利安娜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她才行。所以我才那么说，要给你开一剂波利安娜。你会获益匪浅的。”

卡鲁夫人微微抬起了下巴。

“真的，我必须得说，我跟你可不一样。”她冷冷地答道，“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彻底改变’，我也没有爱人和我吵架需要别人来调解。若一定要说有什么事让我难以忍受，那就要算那位总是拉长着脸对我说教、告诉我有多少事值得我心怀感激的‘小老太婆’了。我永远忍受不了——”



她的话被一阵笑声打断了。“哦，鲁思，鲁思，”妹妹挤出声来，笑得乐不可支，“‘小老太婆’，的确是——波利安娜！哦，哦，真希望你立刻就能见到这孩子！不过，我早该知道的。我说过，波利安娜是没法用语言描述的。你现在当然见不到她了。不过——‘小老太婆’，一点没错！”她又开始一阵狂笑。不过，也几乎是在同时，她又严肃了起来，依旧用那双忧虑的眼睛注视着她姐姐。

“说真的，亲爱的姐姐，难道真的只能这样吗？”她恳求道，“你不该这样浪费生命。你怎么就不试着多去外面走走，多和人打打交道呢？”

“既然我不乐意，干吗要这么做呢？我对其他人感到——厌烦。你知道的，我向来讨厌社交。”

“那为什么不试试做些事呢——比如，慈善？”

卡鲁夫人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德拉，亲爱的，这些我们以前不是都谈过吗？我捐了钱——捐了很多，已经足够了。事实上，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捐得太多了，我并不赞成施舍别人。”

“但是亲爱的，你要是能改变一下自己该多好，”德拉温和地小心试探，“要是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你还能找到些感兴趣的东西，那会很有用的。而且——”

“好了，德拉，亲爱的，”姐姐不耐烦地打断了她，“我爱你，你来这儿我也很高兴，但我无法容忍你一直对我说教。你自己成了一位爱心天使，给别人端水，帮别人包扎摔破的头，这些都很好。也许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忘记杰米，但我不行。这只会让我更加思念他，想着是不是也有人给他水喝，他要是摔破了头，是不是也有人帮他包扎。更何况，这整件事都让我相当





反感——和形形色色的人混在一起。”

“你试过吗？”

“为什么要试？当然没有！”卡鲁夫人的声音充满了轻蔑和愤怒。

“那你如何知道——连试都不试？”年轻的护士质问道，有些疲倦地欠起身，“我得走了，亲爱的。我约了她们在南站见面，十二点半的火车。要是惹你生气了，我很抱歉。”她说完后，和姐姐来了个吻别。

“我并不是气你，德拉，”卡鲁夫人叹了口气，“只是希望你能理解我！”

一分钟以后，德拉走过了安静而幽暗的走廊，来到了街上。她和半小时前相比就像换了个人，那份活力和快乐都消失了。她拖着步子无精打采地走过了半个街区。然后，她突然向后扬了扬头，长吸了一口气。

“要是在那屋子里呆上一个礼拜，我一定没命了。”她打了个哆嗦，“在那种抑郁的地方，恐怕即便波利安娜来了，也不会有什么进展！那里唯一能让她快乐的事就是告诉她不必再呆下去了。”

但是很快，德拉发现自己其实还是相信波利安娜的。因为她刚到疗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这让她第二天就再次飞回了五十英里以外的波士顿。

她来到卡鲁夫人家的时候，一切都和她离开时一模一样，好像卡鲁夫人从未站起过身似的。

她把姐姐吓了一跳，打过招呼之后，她迫不及待地大声叫道：“鲁思，我这趟**必须**得来，而且这一次，你必须听我的，按我说的做。听着！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波利安娜可以到这里来。”



“但我不愿意啊。”卡鲁夫人淡淡地回了一句。

德拉似乎没听见。她继续激动地说：“昨天我回去以后，得知埃姆斯医生收到了奇尔顿医生写的一封信，你知道的，就是娶了波利安娜姨妈的那位。他在信里面说，自己要去德国参加一个专修班，他妻子也要同去，前提是得让她确信波利安娜在这期间能去上寄宿学校。但奇尔顿夫人并不想把波利安娜一个人留在学校里，所以他担心妻子不愿意跟他走。好了，鲁思，我们的机会来了。我想让你把波利安娜接过来住一个冬天，让她在这附近上学。”

“真荒唐，德拉！我可不想弄个孩子在这烦我！”

“这你完全不用担心，她都快十三岁了，她会是你见过的孩子中最能干的。”

“我不喜欢‘能干’的孩子，”卡鲁夫人倔强地答道——但她笑了，德拉觉得姐姐似乎松了口气，赶紧加倍地劝她。

也许是因为这个恳求太突然，也许是因为这想法挺新奇，也许是因为波利安娜的故事不知怎地触动了卡鲁夫人的心，也许只是因为她不忍拒绝妹妹的苦苦哀求。不管是因为什么，最终她改变了主意，半个小时后，当德拉匆忙离开时，卡鲁夫人终于答应把波利安娜接来家里。

“但是记住，”告别时，卡鲁夫人警告她，“一旦那孩子开始对我说教，告诉我要心怀感激之类的，我就立刻把她送回你那里，你爱让她干吗就干吗，我是不会留着她了！”

“记住了——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担心。”妹妹一边道别，一边冲姐姐点点头。出门时，她喃喃自语：“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现在剩下的那一半——就是把波利安娜接过来。她是一定要来的。我要写封信，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送她来！”



第二章 / 几位老朋友

八月的那天，在贝尔丁镇，奇尔顿夫人一直等到波利安娜睡下了，才和丈夫说起那封当天早上收到的信。白天没什么机会说，因为丈夫工作太忙，又在山路间来回开了那么久的车才到家，根本没时间开家庭会。

医生走进他妻子的房间时，已经差不多九点半了。一看见她，他疲倦的脸又明亮了起来，但很快，他的眼神又变得疑惑了。

“怎么了，波利？亲爱的，怎么了？”他关切地问道。

他的妻子苦笑了一下。

“好吧，是一封信——我可没想到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你应该表现得再惊讶些，”他笑着说，“到底怎么了？”

奇尔顿夫人犹豫了一下，撅了撅嘴，然后拿起了手边的信。

“我来读给你听吧，”她说，“是埃姆斯疗养院的一位德拉·韦瑟比小姐寄来的。”

“好的，读吧。”丈夫发了指示，然后整个人舒展开，躺在了他妻子身边的沙发里。

但他的妻子并没有马上“读信”，而是站起身，拿了条毯子，给疲惫的丈夫盖上。奇尔顿夫人已经四十二岁了，可她结婚才一年。有时候，她似乎想把过去二十年的孤独和爱情的缺失全部挤进那短短一年的夫妻生活中。而医生结婚时也已经四十五岁了，他的记忆中也满满地全是孤独和爱情的缺失，于是，他十分享受这种“浓缩”的照顾——不过他很小心，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因为他发现，由于妻子做了太长时间的波利小姐，如果对她的照料表现出太多的关注和渴望的话，她就很容易陷入恐慌，为自己的举动贴上“愚蠢”的标签。所以，当她最后把毛毯铺平的时候，他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以示满足。然后，她坐了下来，开始大声朗读这封信：

亲爱的奇尔顿夫人——这封信我开了六次头，但最后都撕碎了。所以现在我决定，不去写什么‘开头’了，而是开门见山对您说出我要什么。我想要波利安娜。可以吗？

去年三月，您和您丈夫来接波利安娜回家时，我们见过面，不过我想你们大概不记得我了。我已经请埃姆斯医生（我跟他很熟）给您的丈夫写了封信，这样的话，您就会（我希望）放心地把您可爱的外甥女交给我们了。

我知道，要不是放不下波利安娜，您就会和您的丈夫一起去德国了。所以，我冒昧地在这里请您将她托付给我们。确切地说，亲爱的奇尔顿夫人，我是在恳求您把她交给我们。下面就让我来告诉您原因。





我的姐姐卡鲁夫人是一位孤独、心碎、不满和悲伤的女人。她的世界充满了黑暗，没有阳光。我相信，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什么能照亮她的生活，就只有您的外甥女，波利安娜了。您愿意让她试试吗？我多希望能告诉您她为疗养院作了多大贡献，但是，这不是语言能够描述的，您得亲眼见到才行。很久以前我就发现，波利安娜的故事不是能够讲述出来的。一旦开口，她就变得死板正经、爱说教、爱唠叨，而且——让人难以忍受。但我们都明白，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只要把她带到那儿，她就能让人折服。所以我想把她带到我姐姐那里——就能说明一切。她当然会去上学，但同时，我相信她能够治愈我姐姐内心的伤口。

我不知道这封信要怎么结尾。在我看来这比开头还要难。我甚至根本不想结尾，我只想不停地说说，因为我害怕一旦停下来，您就有了说不的机会。如果您的确打算说出那个可怕的词，请您一定记得——我仍然在说话，在告诉您我们有多需要、多想要波利安娜。

祝安好，

德拉·韦瑟比

“看吧！”奇尔顿夫人一边把信放下，一边叫道，“你读过这种信吗？听说过比这还荒唐可笑的请求吗？”

“嗯，这不好说。”医生笑了笑，“想要波利安娜，我不觉得

